

雙城記



何冀平

正月初三開鏡

正月初三有一部電影開鏡。中國人最講究過年，年前演藝界紛紛「封箱」、「封鏡」，過年期間開工少兒，可見工期之趕。今年是共和國建國七十周年，為了紀念這個特別的日子，會有很多活動，拍電影是其中之一。剛開鏡的電影《解放了》，講述解放天津的歷史史實加虛構故事，天津解放促使北京的解放，北京這個千年古都沒開一槍一炮和平解放，其中有更多可以拍電影的故事。

七十年前的1949年，解放軍取得了奪取政權的決定性勝利，首要大事已經不是打仗，而是建國和定都。有幾個城市可以成為首都，西安、南京、哈爾濱都在候選之中。毛澤東接見東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王稼祥，毛澤東問：「你覺得我們的政府定都何處？」王稼祥聽後先是一愣，隨後笑了，因為這個問題他考慮過，他說：「北平，離社會主義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近，國界雖險但無戰爭之憂；南京，雖虎踞龍盤，地理險要，但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不夠安全；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點。在這幾個備選城市中，北平最為適合。」1949年9月，北平改名為北京，這個千年古都，恢復了都城的地位，成為共和國的首都。

中共中央從西柏坡進駐北平，毛澤東和中央機關在何處落腳呢？當時也有幾處備選，頤和園、香山、八大處。這幾

個地方都在北平的西郊，環境好。經過周密的調查和實地考察，發現頤和園是旅遊景點，作為中共中央辦公居住地就得封園，這不太現實也不親民。八大處和萬壽路地點不錯，可是房屋不足，也放棄了。最後把目標鎖定了香山。香山，山好水好，上風上水，一直是北京富貴人家和名流喜好的幽靜所在。最方便的是，香山有兩處現成的可供居住的地方。一個是香山慈幼院，1920年，北洋政府總理熊希齡在香山開辦慈幼院，專門用來收容孤兒，後來因為戰亂和資金不足辦不下去，但還留有一大片房屋，修繕後正好可供中共中央辦公。

香山角下，熊希齡還修建了一座別墅，因為有兩股清泉從山石中潺潺流下，乾隆在山石壁上寫下「雙清」兩字，所以命名為「雙清別墅」。這裡非常適合做毛澤東遷至北平後的工作和居住地點，連接別墅有一個院落「來青軒」，為周恩來、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四位書記居住辦公。毛澤東來到北平就住進雙清別墅，他很喜欢這裡，一直對香山情有獨鍾，後來搬進中南海，還念念不忘。

香山是中共中央進駐北平的第一站，當時的北京剛剛解放，局面很複雜，為了保密，對外的說法是「勞動大學」，有些人不知內情，以為真是學校，跑來投考。

此山中

鄧達智

四分之一世紀後再現天橋

本來以電影《The Wife》(仁妻)為題，寫好了今天的稿子；上網一看，嚇了一跳，肯定剛剛完結的紐約時裝周至重量級新聞：經歷25年前，25歲後退下天橋，至上月剛過50歲，時裝歷史上經典至經典其中一位超級名模Christy Turlington竟然回到天橋，為擊交設計名師Marc Jacobs(前LV設計師)作壓軸明星現身，事前無人估計，在筆者執筆之前幾個小時發生，迅速在各大網絡媒體瘋狂發表；勢頭不比前年，2017年秋季米蘭時裝周，為紀念Gianni Versace逝世二十周年，擔任設計總監、他的妹妹Donnetta請來Cindy Crawford、Naomi Campbell、Claudia Schaffer、Carla Bruni與Helena Christensen等五位Gianni生前愛將上台壓軸謝幕，成為當年時裝界至轟動新聞。然而有人提出：至美中不足，漏掉了Gianni全盛時期愛將中的愛將—Linda Evangelista與Christy Turlington！

Linda近年發胖，除非減肥成功，肯定不會再粉墨登場。Christy當年二話不說，在仍是當紅女一的位置步下天橋，回歸大學校園；雖然這些年來下台及活動廣告拍個沒完沒了，自此卻與天橋絕緣，連現身出席時裝演出活動也告鳳毛麟角。前年沒加入天橋姐妹向恩師致敬，卻出任代言人拍攝了當季廣告的推廣活動，然後繼續回到她一手創辦、為普世孕婦喚起生產安全的組織Every Mother Counts的慈善機構，負起重任。

過了50歲，一切自由自在，也不再給自己規限，可能是她放開25年來天橋禁忌的理由。Christy從來不避人類不敵的正常生理軌跡，宣示不整容，不依賴人工治容，經常、甚至在廣告拍攝上以不化妝的素顏示人。長期參與競跑馬拉松及瑜伽運動讓她保持了幾乎同代人無人可及的身材，從Video影片看來，毋庸置疑的高雅氣質，非凡靈活的四肢在台上展示，被讚賞為後輩模特兒上了相當重要的天橋課程。

Christy雖只客串，但重返天橋卻為時裝界帶來極大的活力，讓不少已退休或半退休時裝界中人，重新溫熱了心意。

■Christy 闊別天橋 25年後，為擊交名設計師 Marc Jacobs 壓軸登場。 作者提供



隨想國興

想起老布什的話

1993年的1月20日，當時的美國總統老布什，因為敗選輸給了比他年輕22歲的克林頓，他必須離開白宮，這一天，他坐在橢圓形辦公室，拿起筆寫了一封信給勝選的克林頓。

信的內容是這樣的：「我剛剛走進這問辦公室時，心裡有着四年前相同的神奇和敬畏感。我知道你也會有這樣的感覺。/我希望你在這裡能過得很快樂。我從未感受到有些總統曾描述過的孤獨。/總會有艱難的時候，有些你認為並不公平的批評會使得這更艱難。我並不擅長給建議，但不要让批評聲音嚇退或者擊敗你。/看到這封信時，你將成為我們的總統。祝願你一切都好。祝願你的家人一切都好。/你的成功就是我們國家的成功。我挺你。」

之所以想起老布什這封信，是因為他雖然在選舉中敗了，但卻一點怨恨之情也沒有，反而以仁愛的心意來祝福即將代替他入主白宮的對手。不像這兩個多

月來在台灣新聞看到敗選的民進黨，處處都顯露出怨恨和心有不甘想報復勝選者的心態，特別是針對高雄和台中市長的表現，簡直讓人看了感覺寒心。

在對待高雄市長上，無論韓瑜做了什麼對高雄市民有利的的事，民進黨都以冷嘲熱諷的話語來對待，而且馬上就向他討以前高雄欠下的債。想想看，當民進黨的陳菊任市長時，兩年來都未有討債的聲音，一旦換了非我族類的韓瑜，就馬上追債，這是怎麼樣的一種惡意心態？

在對待台中市長上，盧秀燕在競選時早就說了如果當選，她將不會繼續山守鐵路的興建。但敗選的前台中市長林佳龍，竟然當上了交通部長，竟然說出山守線一定要完成的狠話。這又是怎樣的一種惡意心態？

在民主選舉中，政黨輪替本屬平常不過的事，看看老布什的表現，再看看民進黨的表現，能不唏噓？能不慨嘆民進黨根本心裡就沒有民主，想的只是世世代代都做皇帝而已。



百家廊

山林

吉祥石榴

石榴，在我國已經有2000多年的栽培歷史。石榴樹主幹蒼勁，葉形優美，花果俱佳，可營造賞心悅目的自然氛圍。它既是經濟樹種，又是園林綠化的常用觀賞樹種。我們市區的植物園裡，專門開闢了一片石榴園。這些白花石榴樹和紅花石榴樹你儂我儂，相敬如賓。花期一到，它們又抖擻精神，競相綻放。好一片流光溢彩的榴花海洋哦！

最惹眼的當屬那朱紅色石榴花。北歐舉辦婚禮有一習俗：將紅石榴花戴在新娘頭髮上。我國古代女子也喜歡把紅石榴花插在雲鬢。唐代杜牧《山石榴》：「似火山榴映小山，繁中能薄艷中間。一朵佳人玉釵上，只疑燒卻翠雲鬟。」石榴樹挺立在山石中，不懼貧瘠清苦，自有山野之趣。這些山石榴花，因為紅色特徵明顯，所以引人注目。插在髮髻上，更是令妙齡女子興奮不已，激情燃燒。

石榴花的顏色，明麗照人，貴氣逼人，艷而不俗，媚而不妖，由此也產生了一個石榴裙的典故。唐朝的楊貴妃喜歡石榴花，唐明皇投其所好，在華清宮種植了大片石榴園，供楊貴妃遊賞。朝中大臣們覺得此舉很奢侈而頗有微詞。楊貴妃心裡想，區區一個石榴花園你們都要多管閒事，看我怎麼收拾你們！藉著唐明皇設宴招待群臣，楊貴妃嬌滴滴地對皇上說：「皇上，臣妾想獻舞一曲，卻不想讓這些臣子們明目張膽觀望，請皇上下令讓群臣叩首跪拜。」唐明皇果然言聽計從。楊貴妃穿上石榴紅裙，翩翩起舞，群臣敢怒不敢言，只有紛紛「拜倒石榴裙下」。大臣們的行為是被逼無奈，如今的男子追求心儀女子，是心甘情愿拜倒在石榴裙下。

「微風過，小荷翻，榴花開欲燃」，蘇軾筆下的石榴花，紅得像火焰，介於欲燃而未燃之間。宋代詩人王禹偁《詠

石榴花》：「王母庭中親見栽，張騫偷得下天來。誰家巧婦殘針線，一撮生紅熨不開。」能夠得到王母娘娘垂青，這石榴花定非凡品。那一抹紅韻，又彷彿是巧婦刻意而為之，令其凝結在一起，淡化不得。

事實上，人間的石榴，雖然是舶來品，的確與張騫有關，卻不是偷來的。漢代張騫出使西域，曾在安石國駐足多日。恰逢安石國大旱，張騫幫助安石國國王興修水利，有效解決了乾旱問題。那一年，安石國的石榴樹長得格外旺，果子格外大，令張騫十分動心。國王為了感謝張騫，饋贈了大量禮品。貴重物品張騫一概不收，只收下了一些石榴種子。張騫把種子帶回中原栽種，種子在眾目睽睽下，長成了美麗的石榴樹，結出了香甜的石榴果。石榴樹對土壤條件要求不高，易於成活，很快蔚然成林。石榴是安石國產物，得名「安石榴」，也就理所當然了。

晉代潘尼在《安石榴賦(並序)》中寫道：「安石榴者，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果」；「實有斯樹，植於堂隅。華實並麗，滋味亦殊。可以樂志，可以充虛。」這奇樹，這名果，華實並麗，無一不佳。樂志和充虛是精神層面的，除此之外，它們還有實實在在的好處呢！

石榴全身都是寶物，它的籽、皮、花、根都可入藥。用石榴花洗頭髮，可以使頭髮烏黑油亮。把石榴皮搗碎了，加上芝麻油，塗抹患處，也可治療燙傷。小時候，家裡人肚子鬧蛔蟲，母親曾用石榴皮煮水喝，喝了石榴皮水，蛔蟲被驅除，肚子就能好受點。還有一次，鄰居王奶奶家孫子出血，王奶奶來我家石榴樹上採了一把石榴嫩葉，搗成小團塞入孫子鼻孔，不大一會兒，竟然止住了血。

老家院子裡那棵石榴樹，樹齡約有20年了。在父親用心呵護下，每年秋天都會出現「大紅石榴高高掛，吉祥果兒滿

年輕的心態

雖然我經常在電台的節目說自己終於二十歲了，純粹是說笑而已。不過無可否認，從出生當天起，我的性格就比較樂觀，而且對於眼前的一切都會以比較簡單的方式去思想，不想任何事變得複雜，可能就是這個原因，自己的生活一直也過得不錯，因為沒有壓力，人自然就開心。

還記得在加拿大修讀電台節目主持訓練班的時候，自己剛剛畢業，還吸取了少少工作經驗後便正式踏入廣播界工作。回想當時，自己是一個真的非常稚嫩的人，無論面對人群也好，做任何事也好，就像一個脫了殼的雞蛋一樣，簡單乾淨。而且在修讀訓練班期間，有一些導師也覺得我樣子很稚嫩，但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反而喜歡我這種好像小朋友一樣的人，還給了我很多機會，當然日子過得久了，累積一些社會上待人接物的經驗，原本純白色的雞蛋也可能已變成滴水蛋，但我仍然不忘初心，繼續以簡單的思想去面對眼前的一切。

其實當時在加拿大當主持工作不久，電台的老闆竟然覺得我可以令身邊的人容易信任我的才能，所以提出把我升級為節目經理，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有一天成為經理級的人，因入行經驗這麼淺，不過老闆就覺得我有凝聚力，所以有機會跟一些營業部的同事好好溝通，事情便可以事半功倍，我也沒令老闆失望，不過當了這個職位不久，我還是決定回到香港自己的出生地工作，直至今天，仍然是一位在廣播界工作的人。

其實我覺得人愈簡單愈好，所以曾經有一位電視台高層問過我一個問題，他說：「現在於電台工作怎麼樣？」我便會答他：「你知道我是一個簡單的人，我也從來沒有去八卦任何事，所以我仍然是我，只要每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過着自己喜歡的生活便足夠。」然後這位高層也跟我說：「這就是你，記著堅持下去你的這個優良的性格。」其實我不知道我的性格是否正確，但最重要眼前要做的工作，就是自己喜歡的，甚至沒有壓力地去做一些有興趣的事情。所以，有時有些同事會跟我八卦一些辦公室的政治，我也盡量不去聽，而且也會跟他們說：「不要跟我講這些，我沒有興趣，而且聽了之後便會覺得煩惱。」

其實我自己追求的就是這麼的簡單，因為大家也明白到，只要有人群，便會有很多是非出現，我寧願不聽不聞，便不會為自己帶來煩惱，所以就活到今天已經有一定的年紀，但我的心態仍然就好像一個年輕人一樣，我會繼續開心及輕鬆過日子。

古今談

范華

矽谷受到了高樓價的摧殘

美國的矽谷一直是美國創新科技的標誌，一直領跑全世界。到了最近，已經疲乏不堪，缺乏後勁。美國的股票已經出現了科技股下跌的危機。美國說，主要是中國不公平競爭所造成的，所以，美國一定要封殺中國的高科技企業。

中美成本不同，絕對不能說是不公平。中國的科技創新，成本是比美國為低。中國每年有八百多萬大學生畢業，其中一半是唸理工科，中國中學生的數理化成績非常好，在科技人才供應方面，中國遠遠比美國多得多，當然工資水平，也比美國低得多。美國的科技人才工資很高，原因是美國大學裡面，最一流的學生，都去讀法律系和工商管理，理工科的學生供應相當少，所以美國科技的後備人才供應不足，而且工資很貴。

更重要的是房地產價格，拖累了美國矽谷的發展，讓美國的高科技公司面對高成本、高租金的壓力。2008年的金融海嘯，美國大幅度放水，不斷印刷鈔票，造成了美國的房地產泡沫，樓價不斷升高，帶動了生活成本的上升，這使得科技企業的工資成本也要上升。在三藩市租一套兩居室房子，每月平均花費超過4,000美元。房產價格更是連年暴漲，矽谷核心區帕洛阿爾托的房價中位數價格超過200萬美元。根據三藩市灣區近期的一項調查，46%的受訪者計劃在未來幾年內離開灣區，而2016年這一比例還只有34%。

矽谷一家智庫的資料顯示，2015年至2017年間，搬離矽谷的居民超過4.4萬人。科技人才搬遷離開矽谷，這就出現了兩極化的現象，大型的科技企業由於擁有專利權和知識產權，也得到巨大的收入，所以他們能夠穩穩地站在矽谷，但是新興的初創的科技企業，面臨著高租金和高工資，無法生存，也沒有能力創造出最新的發明。年輕的公司無法給出足夠高的薪酬，很難與臉書、谷歌、蘋果這樣資金雄厚的上市公司爭奪人才。近年來初創公司推出創新業務的數量陷入30年來的低谷。2017年，美國初創企業首輪融資的數量比2012年減少了

演藝影

小蝶

東京過年

豬年的農曆新年我和家人一行七人在東京度過，大家在彼邦共度了好些時光。

兩名小侄兒是動盪迷，我們特別安排住在秋葉原，方便他們購物。一行多人，我們不住酒店，改租了一個星期一層服務式公寓。以東京的水平來說，公寓非常偌大，實用面積大約有一千二百平方呎。比起擠在酒店房間中，這次的住宿是非常舒適的。

此行似乎是購物為主，觀光不算太多。不過，我們也在年初一的早上到了明治神宮享受一下難得的寧謐；在皇宮看了早熟的櫻花；在春分日到淺草寺搶得祭司撒給群眾的豆包；在台場到開幕只有數月的teamLab Borderless看幻彩燈光，再看數層樓宇般高的高塔和自由神像。我很喜欢自由之丘和成田市的小鎮風情，小侄兒說要到了成田市才覺得自己到了外國去，因為那兒不再像東京市內般繁鬧，也有舊日本的昔日情調。

明年的奧林匹克在東京舉行，東京內的百貨公司和商店都已經推出大量與奧運會有關的紀念品出售。上野的運動服裝店最受家人歡迎，

大夥兒直在那兒逗留了一整天，購個不亦乐乎。原宿的竹下通街自然令我們留下了不少日圓，新宿的百貨公司和藥妝亦是毫不困難地叫我們乖乖地大破硬囊。帶去的日圓現金都用光了，信用卡的簽賬紙則帶回不少。

日本的美食很合我們的胃口，我們每天都品嚐多種日式美食，包括不同類型的拉麵、燒肉、咖喱、壽司、刺身、串燒、鰻魚飯、人形燒、年糕、草餅等。最令我難忘的有三頓飯，一頓是我們買了數十包刺身、壽司、關東煮等食物和清酒送回公寓大吃大喝，度過了歡樂和肚皮暴脹的一個晚上。另一頓餐膳則是到成田市吃鰻魚飯。雖然鰻魚飯的售價不算便宜，但卻物有所值，果然名不虛傳。還有一頓是串燒晚餐。弟弟知道有一間串燒店會為在該月生日的食客送上免費的串燒，數目跟壽星的歲數一樣。可是，條件是要先光顧該店，取得認可卡，才可享受優惠。我們難道為了免費的串燒而兩次光顧嗎？所以他一早已經打消念頭。我卻暗中請日本朋友柴田幫忙。多得她多番安排，當店員遞上一盤串燒時，弟弟還不明所以。到他知道原來那是柴田為他所作的安

排，令他立時喜出望外。我為了報答柴田為弟弟和我們一家帶來的驚喜，從香港帶來了很多禮物送給她。沒想到她竟然因一時間收到那麼多的禮物而感動得掉起淚來，真是一名有真性情的好朋友。

此行亦令我想起一位以前住在日本的澳洲朋友Martin。我們一天四處蹣跚，走到金融區的一個公園去。我坐下一會，彷彿有點似曾相識的感覺。忽然，我記起了，十一年前我曾經來過這兒。那次我們故意給在金融區工作的Martin一個驚喜，到了他公司附近的公園才打電話給他。不消一會，他歡天喜地地跑來見我們，我拿著攝影機將他那個開心不已的笑容捕捉下來。跟著，他在公園的一角跟家人聊天，我則在公園內隨意逛逛。當時Martin坐的桌椅今天仍在，可是，他去年卻沒有再從醫院走出來了。我想著這位故人時，眼前盡是我當年盡望鏡頭內看到的他的一張笑臉。那時剛好夕陽斜照，整個公園和四周的高樓都好像鍍了一層金似的，美得不似人間。不知Martin那時是否正在天上看着再到東京的朋友呢？我的雙眼濕潤了。